四友齋叢說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八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一

余小時即好書畫以爲此皆古高人勝士其風神之所寓使我日得與之接正黃山谷所謂能撲面上三斗俗塵者也一遇眞蹟輒厚貲購之雖傾產不惜故家業日就貧薄而所藏古人之跡亦已富矣然性復相近加以篤好又得衡山先生相與評論故亦頗能鑒別雖不敢自謂神

觧亦庋幾十不失二一矣余家法書如楊少師蘇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之跡亦不下數十卷然余非若收藏好事之家蓋欲眞有所得也今老目昏花已不能加臨池之功故法書皆已棄去獨畫尚存十之六七正恐肋力衰憊不能遍歷名山日懸一幅於堂中擇溪山深邃之處神往其間亦宗少文臥遊之意也然亦只是趙集賢高房山元人四大家及沈石田數人而已蓋惟取其韻耳今取古人論

畫之語與其一得之見著之於篇

夫書畫本同出一源蓋畫即六書之一所謂象形者是也虞書所云彰施物采即畫之濫觴矣古五經皆有圖余又見有三禮圖攷一書蓋車輿冠冕章服象服褕狄笄禘之類皆　朝廷典章所係後世但照書本言語想象爲之豈得畫是若有圖本則儀式具在按圖製造可無舛錯則知畫之所關蓋甚大矣

陳思王畫贊序曰蓋畫者鳥書之流昔明德馬

后美於色厚於德帝用嘉之嘗從觀畫過舜廟見娥皇女英帝指之戲后曰恨不得如此者爲妃又前見陶唐之像后指堯曰嗟乎群臣百僚恨不得爲君如是帝顧而笑故夫畫所見多矣古人之畫如顧愷之作孝經圖列女圖閻立本作職貢圖馬和之作毛詩國風圖諸人所作旅獒圖瑞應圖歷代帝王象歷代名臣象諸畫豈可謂之全無關於政理無裨於世教耶

董卣廣川畫跋蓋不甚評畫之高下但論古今

之章程儀式可謂極備若天子欲議禮制度考
文則此書恐不可缺
宣和博古圖所載鍾鼎彝卣巵匜甑盤登豆上
尊中尊之屬極爲詳備其大小尺寸容受升合
與夫花紋欵識無不畢具三代典刑所以得傳
於世者猶賴此書之存也夫徽宗好古不免有
玩物喪志之失然其致北狩之禍者實由信任
小人使童蔡秉政以致天下洶洶其禍本實不
在於此也而能使後世博古之士得見三代典

刑實陰受其惠淺見薄識之士遂以此爲口實可笑可笑

古人論畫有六法有三病蓋六法即氣韻生動六者是也而三病則曰板曰刻曰結又以爲骨法用筆以下五者可學如其氣韻必在生知固不可以巧密得復不可以歲月到默契神會不知然而然其論用筆得失曰凡氣韻本乎遊心神采生於用筆意在筆先筆周意內筆盡意在像應神全夫內自足然後神閒意定神閒意定

則思不竭而神不困也此段雖只論畫頗似莊子輪扁斵輪語

論畫者又云夫畫特忌形貌采章歷歷具足甚謹甚細而外露巧密夫謹細巧密世孰不謂之爲工耶然深於畫者蓋不之取正以其近於三病也

世之評畫者立三品之目一曰神品二曰妙品三曰能品又有立逸品之目於神品之上者余初謂逸品不當在神品上後閱古人論畫又有

自然之目則眞若有出於神品之上者其論以爲失於自然而後神失於神而後妙失於妙而後精精之爲病也而爲謹細自然爲上品之上神爲上品之中妙爲上品之下精爲中品之上謹細爲中品之中立此五等以包六法以貫衆妙非夫神邁識高情超心慧者豈可議乎知畫嗚呼夫必待神邁識高情超心慧然後知畫宜乎歷數百代而難其人也

昔宗少文嘗云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歷凡五

嶽名山皆圖之於室曰惟當澄懷觀道卧以遊之又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必如此然後可以言知畫然世豈復有此等人哉

余觀古之登山者皆有遊名山記縱其文筆高妙善於摩寫極力形容處處精到然於語言文字之間使人想象終不得其面目不若圖之纖素則其山水之幽深烟雲之吞吐一舉目皆在而吾得以神遊其間顧不勝於文章萬萬耶

世人家多貧力加以好事閑好古之家亦曾畜

畫遂買數十幅於家客至懸之中堂誇以爲觀美今之所稱好畫者皆此輩耳其有能稍辨眞僞知山頭要博換樹枝要圓潤石作三面路分兩岐皴綽有血脉染渲有變幻能知得此者蓋已千百中或四五人而已必欲如宗少文之澄懷觀道而神遊其中者蓋曠百劫而未見一人者歟

今人皆稱顧陸之筆然此特晉宋間人耳余家乃有漢人畫此世之所未見亦世之所未知者

也其畫非纏非楮乃畫於車螯殼上此是姑蘇沈辨之至山東賣書買回者聞彼處盜墓人每發一墓則其中不下有數十石其畫皆作人物如今之春畫間有幹男色者畫法與隸釋中有一碑上所畫之人大率相類其筆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夫車螯者蜃也雉入大水為蜃雉有文章故蜃亦有文章登州海市即蜃氣也但不知墓中要此物何用余觀北齊邢子才作文宣帝哀冊文云攀蜃輅而雨

泣王筠昭明太子哀策文曰蜃輅峨峨　江總陳宣帝哀策文云望蜃綍而攀摽齊謝朓敬王后哀策文云悽蜃衛而延首則知古帝王墓中皆用之蓋置於柩之四旁以防狐兎穿穴其畫春情亦似厭勝恐蛟龍侵犯之也

余見東塋上所畫謂是漢人之蹟且云其畫法甚拙顧陸尚有其遺意至唐則漸入於巧矣後見王應麟言曾子固跋西狹頌謂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漢畫始見於今邵公濟謂漢

李翕王稚子高貫方墓碑刻山林人物乃知顧愷之陸探微宗處士輩尚有其遺法至吳道玄絕藝入神始用巧思而古意稍減矣觀此則畫家相沿一定而不易善鑒者可以望而知其年代之先後矣

楊升菴云按王象之輿地紀勝碑目載夔州臨江市丁房雙闕高二丈餘上爲層觀飛簷車馬人物又刻雙扉其一扉微啓有美人出半面而立巧妙動人又雲陽縣處士金延廣母于碑初

無文字但有人物皆漢畫之在碑刻者不止如應麟所云而已然謂美人但出半面即能動人孰謂漢人之畫專於拙邪蓋藏巧於拙此其所以非後世所能及也

劉子玄曰張僧繇畫群公祖二踈圖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閻立本畫昭君圖婦女有着帷帽者夫芒屩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起於隋代非漢宮所作以此言之畫非愽古之士亦不能作也

昔人之評畫者謂畫人物則今不如古畫山水則古不如今此一定之論也蓋自五代以後不見有顧虎頭陸探微張僧繇吳道玄閻立本五代以前不見有關仝荆浩李成范寛董北苑僧巨然

余嘗見梁思伯篋中有王摩詰演教圖此是王府中物托其裝潢故攜以自隨是設色者人物山水無不臻妙

近又見顧硯山家女史箴是顧虎頭筆畢是人

物女人有三寸許長皆有生氣似欲行者此神而不失其自然正所謂上之又上者歟且絹素頹色如新蓋神物必有護持之者

蘇東坡云詩至於杜子美文至於韓退之書至於顏魯公畫至於吳道子而畫古今之變天下之能事畢矣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於法度之中寄妙理於豪放之外所謂遊刃餘地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而

巳余於他畫或不能必其主名至於道子望而知其真僞也

東坡云郭忠恕不仕放曠遇佳山水輙留旬日或絶粒不食盛夏暴日中無汗大寒鑿氷而浴尤善畫妙於山水屋木有求者必怒而去意欲畫即自爲之郭從義鎮岐下延止山亭設絹素粉墨於坐經數月忽乘醉就圖之一角作遠山數峯而已

蘇東坡書蒲永昇畫後云古今畫水多作平遠

細皺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至以手捫之謂有窪隆以爲至妙矣然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灋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既死畫法中

絶五十餘年近歲成都人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自黃居寀兄弟李懷衮之流皆不及也王公富人或以勢力使之永昇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可嘗與余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掛之高堂素壁即陰風襲人毛髮為立永昇今老矣畫亦難得而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寳之如董戚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

東坡云李伯時所畫地藏眹妙而造神能於吳道玄之外探顧陸古意

黄山谷云往時在都下駙馬都尉王晉卿時時送書畫來作題品輙貶剥令一錢不直晉卿以爲過某曰書畫以韻爲主足下囊中物無不以千金購取所病者韻耳收書畫者觀余此語三十年後當少識書畫矣

余家有維摩問疾一小幅定光佛一小卷皆唐人筆也觀其開相之神妙描法之精工染渲之

勾圓着色之清脫種種臻妙雖宋初諸家恐亦
未必能到
古人之論書畫者在唐則有張彥遠法書要録
名畫記張懷瓘書估畫估在宋則有宣和書譜
畫譜郭忠恕有字源荆浩有山水訣郭熈有畫
理米元章有書史畫史黄長睿有東觀餘論李
方叔有德隅齋畫品董逌有廣川書䟦廣川畫
䟦又有圖畫聞見志畫繼五代名畫評益州名
畫評等書而近代則有周草窻雲烟過眼録志

志雅堂雜抄陶南村書史會要夏彥文圖繪寶鑑皆可以資書畫家之考索辨博者也

宋初承五代之後工畫人物者甚多此後則漸工山水而畫人物者漸少矣故畫人物者可數而盡神宗朝有李龍眠高宗朝有馬和之馬遠元有趙松雪錢舜舉吾松張梅巖尊老亦佳我朝有戴文進此皆可以並駕古人無得而議者其次如杜檉居吳小仙皆畫人物然杜則傷於秀媚而乏古意吳用寫法而描法亡矣

嘗疑焉遂畫其聲價甚重而世所流傳之跡雖最有名者亦不満余意但曾見其畫星官一小幀有十二三箇道士着道服立於雲端似有朝真之意雲是鈎染其相貌威嚴中具清逸之態衣摺亦奇古當不在馬和之之下則知遠蓋長於人物者

畫之品格亦只是以時而降其所謂少韻者蓋指南宋院體諸人而言耳若李范董巨安得以此少之哉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畫二

元人之畫遠出南宋諸人之上文衡山評趙集賢之畫以爲唐人品格倪雲林亦以高尚書與石室先生東坡居士並論蓋二公神韻最高能洗去南宋院體之習其次則以黃子久王叔明倪雲林吳仲圭爲四大家蓋子久叔明仲圭皆宗董巨而雲林專學荊關黃之蒼古倪之簡遠

王之秀潤吳之深邃四家之畫其經營位置氣韻生動無不畢具即所謂六法兼備者也此外如陳惟允趙善長馬文璧陸天遊徐幼文諸人其韻亦勝盖因此輩皆高人耻仕胡元隱居求志日徜徉於山水之間故深得其情狀且從荆關董巨中來其傳派又正則安得不遠出前代之上耶乃知昔人所言一須人品高二要師法古盖不虛也

余家所藏趙集賢畫其醉道圖是臨范長壽者

上有詩題眞可與唐人並駕惜破損耳其天閑五馬圖臨李龍眠直其妙絶精神完整且是大軸至寶也又有秋林曳杖圖一人曳杖逍遥於茂樹之下其人勝韻出塵眞是其與之所寄有畫梅花一幅是學楊補之者無得梅之標格其他如大士像二軸竹石一幅皆有神韻非畫工所能到也

衡山評畫亦以趙松雪高房山元四大家及我朝沈石田之畫品格在宋人上正以其韻勝

耳况古之高人興到即着筆塗藁故只是單幅
雖對軸亦少今京師貴人動輙以數百金買宋
人四幅大畫正山谷所謂以千金購取者縱真
未必佳而况未必真乎
元人又有柯丹丘九思台州人槎芽竹石全師
東坡枯木其大樹枝榦皆以一筆塗抹不見有
痕跡處盖逸而不逸神而不神盤旋於二者之
間不可得而名然斷非俗工所能夢見者也
余家有倪雲林所作樹石遠岫自題云嘗見常

粲佛因地圖山石林木皆草草而成迥有出塵之格而意態畢備及見高仲器郎中家張符水牟圖枯柳岸石亦率意為之韻亦殊勝石室先生東坡居士所作樹石政得此也近世惟高尚書能領畧之耳余雖不敏願彷象其高勝不敢盤旋於能妙之間也其庶幾所謂自然者乎

夫畫家各有傳派不相混淆如人物其白描有二種趙松雪出於李龍眠李龍眠出於顧愷之此所謂鐵線描馬和之馬遠則出於吳道子此

所謂蘭葉描也其法固自不同畫山水亦有數家關仝荆浩其一家也董源僧巨然其一家也李成范寬其一家也至李唐又一家也此數家筆力神韻兼備後之作畫者能宗此數家便是正脉若南宋馬遠夏圭亦是高手馬人物最勝其樹石行筆甚遒勁夏圭善用焦墨是畫家特出者然只是院體

雲林嘗自題其畫竹云以中每愛余畫竹余之竹聊以寫胸中逸氣耳豈復較其是與非葉之

繁與疎枝之斜與直哉或塗抹久之他人視以爲麻爲蘆僕亦不能強辨爲竹眞沒柰覽者何但不知以中視爲何物耳

倪雲林答張藻仲書曰瓚比承命俾畫陳子桱剡源圖敢不承命唯謹自在城中汨汨略無少清思今日出城外閑靜處始得讀剡源事跡圖寫景物曲折能盡狀其妙趣蓋我則不能之若草草點染遺其驪黄牝牡之形色則又非所以爲圖之意僕之所謂畫者不過逸筆草草不求

形似聊以自娛耳近迂遊偶來城邑索畫者必欲依彼所指授又欲應時而得鄙辱怒駡無所不有究矣乎詎可責寺人以不鬚也是亦僕自有以取之耶觀雲林此三言其即所謂自然者耶故曰聊以寫胷中逸氣耳今畫者無此逸氣其何以窺雲林之廊廡耶

其不在畫院者在正德間則有開化時儼號晴川徽州有汪肇號海雲其筆皆在能品稍優於院中人

蘇州又有謝時臣號樗仙亦善畫頗有膽氣能作大幅然筆墨皆濁俗品也杭州三司請去作畫酬以重價此亦逐臭之夫耳

王叔明洪武初爲泰安知州泰安廳事後有樓三間正對太山叔明張絹素於壁每興至即着筆凡三年而畫成傳色都了時陳惟允爲濟南經歷與叔明皆妙於畫且相契厚一日胥會值大雪山景愈妙叔明謂惟允曰改此畫爲雪景何如惟允曰如傳色何叔明曰我姑試之即以

筆塗粉然色殊不活惟允沉思良久曰我得之矣爲小弓夾粉筆張滿彈之粉落絹上儼如飛舞之勢皆相顧以爲神奇叔明就題其上曰岱宗密雪圖自誇以爲無一俗筆惟允固欲得之叔明因綴以贈陳氏寶此圖百年非賞鑒家不出松江張學正廷采好奇之士亦善畫聞陳氏蓄此圖往觀之卧其下兩日不去以爲斯世不復有是筆也徐武功尤愛之曰予昔親登泰山是以知斯圖之妙諸君未嘗登其妙處不盡知

也後以三十千歸嘉興姚御史公綬未幾姚氏火此圖遂付煨燼矣

西湖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國時楊璉僧所琢也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其剝落處近時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郎慮囚江南歸省過杭索筆題之曰飛來峰天許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叔明畫人許可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此二者乃山中千載不平之疑案予決官也不斷是案何以服人棠陵鄭少谷之友也凡

江南山水佳處皆有題詠

吾松善畫者在勝國時莫過曹雲西其平遠法李成山水師郭熙蓋郭亦本之李成也筆墨清潤全無俗氣張梅巖畫尊老得其道于筆法任水監畫馬有龍眠遺意此三人傳派最正可稱名家其他如圖繪寶鑑所載沈月溪則未嘗見其蹟張可觀學馬遂張子政學黃大痴筆墨皆是但不化耳朱孟辨張以文畫山水亦好然只是遊戲未必精到章公瑾世謂之章臘閙

國初士人猶有前輩之風都玄敬學畫顧謹中經進集有自題畫竹詩其後朱孔易夏以平金文鼎顔應文之輩世亦有其畫然筆墨皆濁其去前代諸公不啻數十塵矣

我朝 列聖 宣廟 憲廟 孝宗皆善畫宸章暉煥蓋皆在能妙之間矣

我朝特設仁智殿以處畫士一時在院中者人物則蔣子成翎毛則隴西之邊景昭山水則商喜石銳練川馬軾李在倪端陳暹季昭蘇州人

鍾欽禮會稽人王諤廷直奉化人朱端北京人
然此輩皆畫家第二流人但當置之能品耳
我朝善畫者甚多若行家當以戴文進爲第一
而吳小仙杜古狂周東村其次也利家則以沈
石田爲第一而唐六如文衡山陳白昜其次也
戴文進畫尊老用鐵線描間亦用蘭葉描其人
物描法則蚕頭鼠尾行筆有頓跌蓋用蘭葉描
而稍變其法者自是絕伎其開相亦妙遠出南
宋已後諸人之上山水師馬夏者亦稱合作乃

院體中第一手

石田學黃大癡吳仲圭王叔明皆逼眞往往過之獨學雲林不甚似余有石田畫一小卷是學雲林者後跋尾云此卷倣雲林筆意爲之然雲林以簡余以繁夫筆簡而意盡此其所以難到也此卷畫法稍繁然自是佳品但比雲林覺太行耳

衡山本利家觀其學趙集賢設色與李唐山水小幅皆臻妙蓋利而未嘗不行者也戴文進則

單是行耳終不能兼利此則限於人品也

沈石田畫法從董巨中來而於元人四大家之畫極意臨摹皆得其三昧故其匠意高遠筆墨清潤而於渲染之際元氣淋漓誠有如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者昔人謂王維之筆天機所到非畫工所能及余謂石田亦然

嘉興姚雲東公綬以甲科爲御史工詩喜畫善臨摹其臨趙松雪王叔明二家畫墨氣皴染皆妙余有其夏山圖乃臨王叔明者可稱合作間

寫梅道人竹石亦蕭洒可愛

周東村名臣字舜卿蘇州人其畫法宋人學馬夏者若與戴靜菴並驅則互有所長未知其果孰先也亦是院體中一高手鬪唐六如有人求畫若自已懶於着筆則倩東村代為之容或有此也

嘗見徐髯仙家有杜古狂所畫雷神一幅人長一尺許七八人攢在一處有持巨斧者有持火把者有持霹靂砧者狀貌皆奇古畧無前所謂

秀媚之態蓋奇作也髯仙每遇端午或七月十五日則懸之中堂每詫客曰此杜檉居輞川圖也

陶雲湖名成字孟學楊州人曾中鄉舉其畫兔子坡草菊花皆妙絕一時謂之草聖若樹石則都是邪氣不足觀矣余嘗在淮安朱子新家見其畫一墨鴨亦殊勝乃知雲湖蓋長於寫生者雲湖是朱射陂外祖

余友文休承是衡山先生次子以歲貢爲湖州

教官嘗爲余臨王叔明泉石閒齋圖其皴染渲
脫墨氣秀潤亦何必減黃鶴山樵耶
文五峯德承在金臺客舍爲余作仙山圖余每
日携酒造之看其着筆是大設色學趙千里者
其山谷之幽深樓閣之嚴峻凡山中之景如水
碓水磨稻畦之類無不畢備精工之極凡兩月
始迄工
王吉山逢原是南原叅政之子美才華能書初
不聞其善畫嘗見其作松塢高士以贈東橋先

生亦是大設色乃規模趙集賢者作大山頭下有長松數株一人趺坐其下雖無畫家蹊徑然自踈秀可愛蓋其風韻骨力出於天成也

開化時儼號晴川以焦墨作山水人物皆可觀同時徽州有汪海雲亦善畫墨氣稍不及時而畫法近正是皆不失畫家矩度者也如南京之蔣三松汪孟文江西之郭清狂北方之張平山此等雖用以楷抹猶懼辱吾之几榻也

余前謂國初人作畫亦有但率意遊戲不能精

到者然皆成章若近年浙江人如沈青門仕陳海樵鶴姚江門一貫則初無所師承任意塗抹然亦作大幅贈人可笑可笑

四友齋叢說卷之二十九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求志

余好讀古人書蓋上下二千年之間凡古人之事大畧已參錯於胸中矣非徒欲誇多鬬靡以矜眩於世也一遇奇節偉行之士與其言之可以範世立訓者則覺毛骨森爽而形神爲之超越者是豈外鑠我哉亦合之於心而有合也夫二千年之中其賢士大夫何止數萬然余之所

暴怳者則不出此數人耳故盡摭之著于篇以
觀余志之所向云
泖觀人物之盛莫過於春秋然尚混成不見鋒
鍔獨程嬰既立趙武乃辭諸大夫謂趙武曰昔
下宫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我思立趙氏之
後今趙武既立爲成人復故位我將下報趙宣
孟與公孫杵臼趙武啼泣固請無死嬰曰不可
彼以我爲能成事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
事爲不成矣遂自殺獨此一事漸覺發露有以

開戰國節俠之風

太史公作四君與刺客諸傳獨信陵君荊軻二傳史氣精采蓋以信陵事有侯嬴朱亥荊軻事則有田光樊於期高漸離輩故也蓋義烈所激自能動人故雖以陶淵明之閑淡而其詠荊軻之詩則曰惜哉劍術疎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則其意之所感固以遠矣夫死蓋有重於丘山有輕於鴻毛者何哉彼重則此輕也嗚呼人生處世誰則無死苟以大運校之

若多活數十年禽息觀瞬即數十年猶旦暮耳今以天下之大一日之中死人何下數萬皆烟消澌滅然此數子者常在天地間雖千載之下猶有生氣則其於生死輕重何如哉

戰國之後獨魏晉人亦能輕死如史稱夏侯太初格量弘濟臨斬東市顏色自若舉動無異嵇中散臨刑顧日影彈琴曰廣陵散絕於今日矣此二人能不但死可謂異矣余觀其與戰國人輕死雖同然各有所主戰國人本出義俠魏晉

人則因其深於老莊識理透徹能達死生之本故耳

戰國人才當以魯仲連爲第一蓋以虎狼之秦天下震懾其帝業垂成而魯連以片言折之其事遂寢則其片言之力威於六國數百萬衆矣而能使文武之業猶存一綫則魯連之功也及平原君以千金爲壽則曰所以貴於天下士者能爲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有所取是商賈之事吾不忍爲之終身不復見後以復聊城

之功齊欲爵之遂逃隱海上蓋其於弛張去就之間無毫髪可議又其言皆本大義切當情實非若蘇張以浮言動人蓋雖戰國策士而其事近正迥出諸人之上一時無與爲比蘇子瞻之論范蠡曰使蠡之去如魯連則去聖人不遠矣蓋亦深許之也後代唯孔北海嘲哂曹操言皆近正而倜儻奇逸頗爲近之太史公以魯連與鄒陽同傳失其類矣

余嘗謂古今豪傑獨范蠡東方朔二人耳東方

朔能嘲哂帝王范蠡則玩弄造化矣今二人皆
載在列仙傳
風俗通曰東方朔乃太白星精黃帝時爲風后
堯時爲務成子周時爲老子在越爲范蠡在齊
爲鴟夷子皮言其變化無常也余又聞東方朔
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托生於東方
或者歲星爲是
蘇東坡曰春秋以來用舍進退未有如范蠡之
全者又曰子胥種蠡皆人傑而楊雄曲士也欲

以區區之身取此三人此身之身乃以爲范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于海上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爲者哉蓋以此深不滿之余謂子瞻聰明絶世事事見得明透獨此一節亦爲老范瞞過蓋蠡既建奇功於世遂棄去自處以天下之至鄙至賤者而以神奇出之故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踈昆弟以畧見其端緒耳後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蓋以見鄙賤之事苟出以神奇則鬼神不得持

其權正以見其翫弄造化處而以為蠢真聚斂積貲者寧不為蠢所笑耶

一日與黃雲卿同看須賈誶范雎雜劇余曰雎以一徒隷徒步至秦立取卿相其遠交近攻之策大率秦取天下十分皆其謀也及功成之日蔡澤以一言動之則去相位如脫敝屣是可不謂豪傑哉余即發口雲卿亦同聲言曰焉知非范雎見秦之少恩不可以共患難使人激蔡澤來代已以為避禍之計耶乃知有識者其所見

不大相遠

范蠡載西施以去越東方朔在長安以千金買少婦歲中輙易去司馬相如使文君當壚身著犢鼻滌器於市中二人皆慢世也有人賞井丹高潔王子敬云不如長卿慢世子敬但知長卿慢世而不知范蠡東方朔其慢世之雄者乎後世張子房諸葛亮似范蠡然二人本於儒術便覺不同子房雜出於黃老故其後稱穀一事尤為近之然不如范之去得奇怪令人不可以

意見測識武侯則純是儒者故終始於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之二言惜哉

余謂三代以後之人莫有過於韓信者葢其初見漢高之將其倉卒數語而定漢之業皆不出此與孔明初見先主於隆中其問對之言大率相類然孔明忒仔細終是韓信氣䀿大

張子房惇浪之椎殊爲孟浪後遇圯上老人以足取履折挫其氣始能隱忍以就功名若韓信跨下之辱安然受之葢非有所養亦只是能見

事自度終有所成不欲徒死耳

史記於韓信世家中其平生陣法如囊沙背水木罌渡軍拔趙幟立漢赤幟諸事一一詳載無有遺者蓋古來用兵未有如信之神異莫測者太史公委曲如此蓋重之也戰國時唯孫臏斬龎涓一事差可與信比有餘皆不逮也

韓信既封齊王返淮陰即召向所辱二少年出其跨下者用以爲二都尉其與李廣因霸陵尉故將軍之言一復將即誅之其量之大小盖不

併夾史謂李廣之死天下士大夫知與不知皆為流涕然則於信又當何如哉

漢高之得天下十分皆信之力也初以陳兵出入而奪王後以一舍人告變即斬于鍾室此實千古不白之冤至今人猶痛之凡言功高而受禍必以韓侯為口實

余所不滿於韓信者獨不薦用李左車與殺鍾離眛二事而已然信之於漢君臣之分已定矣故寧賣友以從君無寧背君以從友至是亦烏

得不殺哉其失在於始之受之耳蓋度其勢既無終庇之理則當謝去之使之北走胡南走越以滅口可也夫既已受之矣受而殺之不已甚乎

孔北海嵇中散謝康樂三人之死皆有關於天下大義世不知之使三人之志不白於天下耶爲辨而著之夫曹操司馬懿劉裕皆世之英雄也方舉大事當録用名士以收人心豈肯殺一豪傑而自取天下疵纇耶故禰衡者乃一浮薄

天以操誅之如殺孤豚耳然猶必假手於黃
祖孔融議論英發海內所宗蓋操之所甚畏
忌者也而遂甘心焉者何哉蓋誅人之國必
誅鋤異己者北海忠義素著必不爲操用操
固已度之審矣苟臨事而北海一伸大義於天
下則人將解體而操之事去矣故不若先事而
誅之耳今觀郄慮路粹之奏如所謂父之於子
本爲情欲子之於母如寄物缾中此皆兒童之
言乃以此誣衄大賢縱獻帝可欺操不畏天下

後世乎嵇叔夜名重一時尤司馬昭之所最忌者也方叔夜當刑之時太學生徒二千餘人乞留康爲太學師況叔夜乃心魏室使叔夜而在則昭之異圖叔夜率三千人倡之所謂雖張空拳猶可畏也昭烏得而忍之哉謝康樂之死亦以聲名太盛且知不爲己用故也然則北海死於濮中散死於魏康樂死於晉蓋顯然明著者也世但以爲此三人者皆以語言輕肆舉動狂佚遂以得罪嗚呼豈足以知三人者哉

蘇東坡云孔文舉以英偉冠世之資師表海內意所予奪天下從之此人中龍也而曹操陰賊險狠特鬼蜮之雄者耳其勢決不兩立非公誅操則操害公此理之常也而前史乃謂公負其高氣志在靖難而才疎意廣訖無成功此豈當時奴婢小人論公之語公之無成天也使天未欲亡漢公誅操如殺狐兎何足道哉世之稱人豪者才氣各有高庳然皆以臨難不懼談笑就死爲雄操以病亡子孫滿前而咿嚶涕泣留連

妾婦分香賣履區處衣物平生姦僞死見真性世以成敗論人故操得在英雄之列而公見謂才踈意廣豈不悲哉操平生畏劉備而備以公知天下有巳爲喜天若祚漢公使備備誅操無難也予讀公所作楊四公贊歎曰方操害公復有一魯國男子慨然爭之公庶幾不死

阮嗣宗陶淵明與叔夜康樂同時盖此四人才氣志節無一不同然而二人死二人不死盖嗣宗淵明所謂自全於酒者也然比干死箕子佯

狂並稱三仁亦何害其爲同耶

曹公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帢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詞盡無所隱及懽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汙巾幘余嘗與趙大周閑論偶及之大周曰獅子是我西方之獸終日跳擲無一刻暫休蓋其猛烈之氣不得舒耳故與之毬以消耗其氣此獸遂終日弄毬忘其跳擲曹公之舉動

輕躁亦是其胷中猛烈之氣不得舒也其亦可謂善論古人者矣

唐人以白太傅爲廣大教化主蘇端明自言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小兒此二人者於人無所不容其柳下惠之類閔然蘇稍露鋒鍔不及太傅渾然無跡故蘇公屢遭磨折正爲是耳余觀白太傅與元微之自少即以意氣相許蓋石交也後元作相使千方刺裴晉公事已有端然晉公不疑太傅後爲綠野堂

之上客李衛公與牛奇章以維州之議不合互相排擯後遂有牛李之黨大傅與奇章義分至厚然終不入牛黨李衛公亦不深忌之者亦以其心之素信於人也莊子曰忘我易忘人難忘人易使人忘我難使人忘我易無忘天下難無忘天下易使天下無忘我難盡必我之忘人者盡而後能使人忘我積而至於天下無忘則盡天下而無我亦無人矣是可以易言哉蘇公豈不知忘我但恐未能盡耳昔者南榮趎將南見

老子贏粮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蓋蘇公一舉動一談諧與之俱者實繁其徒或者蘇公欲忘之而自有不能盡者耶

韓魏公見書疏中有攻人隱惡者皆手自封記不令人見文潞公以唐介劾奏罷相介亦貶謫後潞公召復相即上疏云介所言皆深中臣罪召臣不召介臣不敢行又韓魏公喜營造所臨

之邪必有改作宏敞雄深稱其度量乃知此二
公以天下爲度者也今世凡建事功斷名行者
無代無之但不見有許大人耳
劉道原嘗著書自訟曰平生有二十失佻易卞
急遇事輙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泥古非今不
達時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高自標置擬倫勝
已疾惡太甚不卹怨怒事上方簡御下苛察直
語自信不遠嫌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
人不卹咎怨多言不中節高談無畔岸臧否品

藻不掩人過惡立事違衆好更革應事不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而言深戲謔不知止任性不避禍論議多譏刺臨事無機械行已無規矩人不忓已而隨衆毀譽事非禍患而憂虞太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非惟二十失又有十八蔽言大而智小好謀而疏濶劇談而不辯慎密而滯言尚風義而齷齪樂善而不能行與人和而好異議不畏彊禦而無勇不貪權利而好躁儉嗇而徒費欲速而遲鈍闇識強料事非法家

而深刻樂放縱而拘小禮易樂而多憂畏動而

惡靜多思而處事乖忤多疑而數爲人所欺事

往未嘗不悔他日復然自咎自笑亦不自知其

所以然也觀劉道原二十失十八蔽余實似之

蓋十有其六七矣乃知天之生人其性之相類

有如此者

黄山谷言東坡先生道義文章名滿天下所謂

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者也心悦而誠服

者豈但中分魯國哉士之不游蘇氏之門與嘗

升其堂而畔之者非愚則傲也當先生之葉海濵其平生交游多諱之矣而王周彥萬里致醫藥以文字乞品目此豈流俗人炙手求熱救溺取名者耶盖見其內而忘其外得其精而忘其麤者也

茶有蜜雲龍者極為甘馨宣和中甚重之廖正一字明畧晚登蘇門子瞻大竒之時黃秦晁張號蘇門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来必令侍妾朝雲取蜜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蜜雲

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也

山谷跋司馬温公文潞公書曰温公天下士也所謂左準繩右規矩聲爲律身爲度者也觀此書猶可想見其風采余嘗觀温公資治通鑑草雖數百卷顛倒塗抹訖無一字作草其行已之度蓋如此

山谷見王介甫字說極口贊之有人聞之笑曰直是怕他又山谷於荆公詩句字法每稱譽不容口余見其集中跋荆公惠李伯牖錢帖云荆

公不甚知人疾痛痾癢於伯牖有此聘䘏非常之賜也及伯牖以疾棄官歸金陵又借官屋居之問問其饑寒以釋氏論之似是宿債耳蓋深中介甫之膏肓也然荆公之文章字法輝映宇宙亦豈可終掩

山谷跋贈俞清老詩俞清老舊與庭堅同學才性警敏無所不能喜事而多聞白頭不倦談諧戲弄則似優孟東方朔之爲人然資亦辯慧少不當其意使酒呵罵又似灌夫蓋寬饒以是忿

慍欲祝髮著浮圖人衣曰兒與俗子浮沉予曰公能少自寬俗子安能爲輕重去而與祝髮者游其中雖有道人亦如沅江九肋鱉觽與俗子爲伍方自此始

山谷云俞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在金陵見與荊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喜傳之清老往與余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玩世白首不衰荊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山谷與俞清老書云米黻元章在揚州遊戲翰墨聲名籍甚其冠帶衣襦多不用世法起居語默畧以意行人往往謂之狂生然觀其詩句合處殊不狂斯人盖既不偶於俗遂故爲此無町畦之行以驚俗耳清老到揚討元章必相好然要當以不韆其後者相琢磨不當見元章之吹竽又建鼓而從之也

蘇黃二公之言有可以立訓者亦余志之所在也謹撫而著之篇

蘇長公云得蜀公書知佳健家兄書云每去輒覺食食倍於我輩此大慶也頻得潞公手筆皆詳悉精好寫公必時見之聞其似四十許人信否君實固甚清安得此數公無恙差慰人意

山谷云古人有言天下有名丘五其二在河南其三在河北涉乎陳衛淮晉之郊所見碌碌諸丘遂以爲足以當之恐不免爲大方之家所笑耳

山谷云士生於世可以百爲唯不可俗俗便不

可醫也

尺璧之陰常以三分之一治公家以其一讀書以其一爲棊酒公私皆辦矣

士朝而肄業晝而服習夜而計過無憾而即安此古人讀書法也

柳下惠與鄉人處袒裼裸裎而不辱蓋其胷中視一世人特鳴吠耳何足與之論輕重厚薄耶

仰觀青天行白雲萬事不置非公高明語不及此

物之成壞相尋如歲之寒暑有人而惡暑者喜寒世必以爲狂疾人至於樂成而憂敗則謂之有智可不可乎

人生歲衣十匹縑日飯兩杯而終歲薾然疲役此何理耶男女緣渠偎墮地自有衣食分齊所謂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其不憾凍餓溝壑者天不能殺也今蹙眉終日者正爲百草憂春雨耳青山白雲江湖之水湛然可復有不足之歎耶

蓋余上下二千餘年間而其所取者不過魯仲連范蠡東方朔孔北海嵇中散阮嗣宗謝康樂陶靖節白太傅蘇東坡黃山谷十餘人而已他如程嬰信陵君荆軻范雎韓信曹公輩雖非余志之所在然其氣之所感千載之下猶使人志意激烈昔孔北海猶友太史子義而此數人者豈盡在子義下哉

張思光言不恨我不見古時人惟恨古時人不見我此語殊當人意余小時爲天台王石梁長

沙熊軫峰南都衡東橋關中馬西玄所知直以古人期之今余雖志業不遂然其意識頗謂英博或庶幾不愧古人然此數公者今皆下世悵不得使一見之耳

老萊謂子思曰子性清剛而傲不肖不可以事君子不見齒剛惟堅固是以相磨舌柔順是以不敝子思曰吾不能爲舌故不可事君

常樅有疾老子問之曰先生疾甚無遺教以語弟子乎樅曰過鄉里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

非爲其不忘故也樅曰嘻是已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非爲其敬老耶樅曰是已張口曰吾舌存乎曰存吾齒存乎曰亡舌存於柔齒亡於剛樅曰是已天下之事盡矣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

四友齋叢說卷之三十一

華亭何良俊　元朗著

崇訓

文潞公致仕歸洛入對時年八十矣神宗見其康強問卿攝生亦有道乎潞公對無他臣但能任意自適不以外物傷和氣不敢做過當事酌中恰好即止上以爲名言

胡文定語楊訓曰人家最不要事事稱意常有些三不足處纔好若人家事事足意便有些三不好

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陳元用家極富厚性喜聚書而不置產業或問之元用曰有好子孫不必置庄田以彼必能自置也若子孫不賢雖與庄田必不能守置之何益

大抵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凡人作十事能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況終身作事中理耶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受斗不覆則毀此物理之不

可移者

温公書英真率會約

序齒不序官

爲具務簡素

朝夕食各不過五味

菜果脯醢之類各不過三十器

酒巡無筭深淺自斟主人不勸客亦不辭

逐巡無下酒時作菜羹不禁

召客共用一簡客注可否於字下不别作簡

或因事分簡者聽

會日早赴不待促

違約者每事罰一巨觥

朱晦翁嘗泛言交際之道曰先人有雜錄册子記李仲和之祖與包孝肅同讀書一僧舍每出入必經由一富人門二公未嘗往見之一日富人俟其過門邀之坐二公托以他事不從他日復招飲意甚勤李欲往包公正色語曰彼富人也吾徒異日或守鄉郡今妄與之交豈不爲他

日累平竟不往後十餘年二公果相繼典鄉郡晦翁因嗟嘆前輩立已接人之嚴蓋如此

元豐中王荆公乞罷政神宗未許公與老僧化成卜一課更欲着命化成曰三十年前與公看命今化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許且看曰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遂决

韓魏公在相府將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

人云後一日盡厚遺之同列皆勸公且留之以爲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爲樂也

伊川與韓持國泛舟於潁昌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卻是求知己伊川云大資居位卻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持國曰求薦章常事也伊川曰只爲曾有人不求者不與來求者卻與遂致人如此持國歎服

許魯齋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唯人事

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舉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卻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

或問夏忠靖公原吉日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

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於色中忍于心久則自熟殊不與人較某何曾不自學來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若先自張惶則中便無主矣

林和靖云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反思則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又曰費千金爲一瞬之樂孰若散而活凍餒者幾千百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庇寒士於一廛

之地乎

古之孝弟力田行著於州里黨族名聞於朝故命之以官其臨民也安得不豈弟其從事也安得不服勞其處已也安得不廉其事上也安得不忠後之人强記博識專於緝綴有不知父子兄弟之倫者有不知稼穡之艱難者盜經典子史爲取富貴之筌蹄故忠義日薄名節日衰此無他去古既遠無成周賓興之法耳觀和靖之言則知在宋之時已自如此矣

司馬温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所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蔡虛齋云韓魏公稱司馬文正公曰大忠大義充塞天地橫絶古今當與有志之士同有執鞭

之願嗚呼丈夫豈不在自立哉魏公何如人也其於溫公又為前輩而推重溫公如此溫公所自立何如哉

鶴林玉露云大宰近習畏宰相則為盛世宰相畏近習則為衰世

古人云仲尼孝子延陵慈父其葬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德彌厚者葬愈薄知愈深者葬愈微丘龍彌高發掘必速此古人之訶戒也

景行録云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緑雪亭雜言云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巋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爲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

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祧廟情乖則兄弟鬩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脣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途人耶苟欲其聚於一門之內而饔飱之能保無矛盾冰炭者乎將一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孝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栗而

止啼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友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家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卽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棄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有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緦麻一年一會食服盡則不及焉

非槩族而會食也

韓魏公嘗云臨事若慮得是劄定脚做更不得移成敗則任他方可成務如琦孤忠每賴鬼神相助幸而多有成

韓魏公平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

韓魏公曰閲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

薛文清公從政錄曰士之氣節全在上之人奬激則氣節盛苟樂軟熟之士而惡剛正之人則

人務容身而氣節消矣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絕
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不宜
久畱於家與之褻狎皆能變易聽聞簸美是非
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
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欵洽即墮其術中如房琯
爲相因一琴工黃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
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能審察疎絕亦清心省
事之一助

讀書錄云凝重之人德在此福亦在此

須要有包含則有餘發露太盡則難繼

勢到八九分即已如張弓然過滿則折

鬧事不甚不驚者可以當大事

小事易動則大事可知大事不動則小事可知

安重深沉者能處大事輕浮淺率者不能

處事了不形於言尤妙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

分定故也

治小人向他人聲揚不已不惟增小人之怨亦見其自小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耶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章楓山先生云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邵雍之擊壤皆順境

也惟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絶粮之餘以至
抳衿肘見而歌商聲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乃
爲境之逆而樂之真耳豈人所易及哉
楊升菴云有問子顔子不改其樂所樂何事乎
曰且問子人不堪其憂所憂者何事知人之所
憂則知顔子之所樂矣傳曰古有居岩穴而神
不遺末世有爲萬乘而日憂悲此我輩文字禪
不須更下一轉語也

叢書之三十一